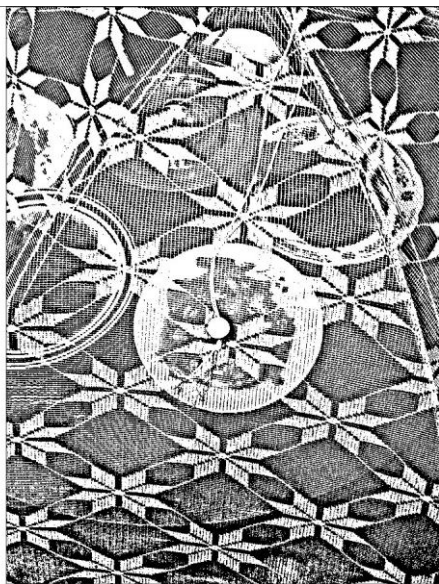


初秋讀韭花帖



01 〈初秋讀韭花帖〉

母親是一幅字

書法中飄逸的末端筆畫

已淡，已然

如遺跡

母親午睡後吩咐我研墨

我去讀了五代楊凝式的韭花帖

而母親去採折萎靡的舊時光

揉搓韭菜花，洗滌

在失神的眼眸裡

研成細末

讀畢韭花帖

我繼續研墨

母親說：

「食著愛人送來的韭菜花

這款滋味親像

只睹一禮拜的初戀

毋甘離開毋敢哭

時間若是過

韭菜花結籽

變白變枯老」

時間已經過了多年

窗外的韭菜花田

像是母親的臉

入秋之後

茂盛的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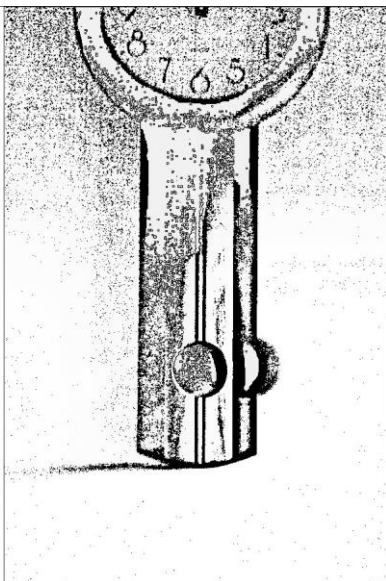
全開在硯台上

我沾墨書寫

謹狀懷念

註：《韭花帖》：「晝寢乍興，輒饑正甚，忽蒙簡翰，猥賜盤殮，當一葉報秋之初，乃韭花遒味之始，助其肥羴，實謂珍羞，充腹之餘，銘肌載切，謹修狀陳謝。伏惟鑒察，謹狀，七月十一日，狀。」

啊，
馬奎斯



02 〈啊，馬奎斯〉

塗抹掉的圖像：

鐵壺、鐘擺、鍋爐、機械、：

現實之物

失色澤，殘輪廓

來者的幻覺

繪製迷宮

覆蓋內心曲折的

語境（佇佇台灣

平埔的我，安身

幻影，柴佛仔

暝半出現

著生驚

前世串過今生

來到我目睷前

親像家己

化身做一寡家私頭

桌仔、椅仔、眠床、面桶

蕩蕩晃的電球仔

滿滿是我的親人

做做夥的

時代）找細節

鬼魂的孤寂如髮

依然存在於牆垣縫隙

而這一天到了

你塗抹掉迷宮

色澤出，輪廓顯

你的身影

在圖像之間行走

追蹤連綿時空

註：哥倫比亞著名作家、一九八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加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ia Márquez, 1927-2014，瑪律克斯）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七日下午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

城因病去世，享年八十七歲。哥倫比亞總統曼努埃爾桑托斯當天在其個人微博上說，馬奎斯是史上最偉大的哥倫比亞人，偉人永遠不會與世長辭。

西索米



03 〈西索米〉

雨水相送三疊

樂團的伴奏搖身一變

成為流行文化

大家撐的都是黑傘

傘下的城市 and 山脈

散發豔光四射的肢體語言

帆船帽列隊沿著海岸線

陪你一程

（不平靜的海湧聲

佇惜別的時陣

害阮心肝卜卜踩

毋是阮甘願親像一隻貓仔

敲著細聲的樂曲）

童年的教堂聖樂如煙霧
在壁畫上的蓮花手指尖

繚繞

輕彈

耳語也是用混搭的儀式散佈
堤道上穿著台式旗袍的女人和
穿著寬版領子西裝的男人
一起踩踏著重複的舞步
讓離島的燈塔
遠遠看得見這是一首哀歌

（踩，沉重的踩

愈聽心肝愈卜卜踩）

貓躲在小喇叭裡哭泣

哀鳴，你聽見了嗎

伸縮喇叭盡情留下影子的

異形，你看見了嗎

過世的將軍吹起薩克斯風，你聽見了嗎
輕騎兵的序曲跳躍在
大小鼓上，你看見了嗎
麻雀的小爪戀棧著行動鐵琴
低音大號只為政府高階官員而響
你終將是魂斷藍橋
的驪歌

心肝卜卜踈

蘇武牧羊與南都夜曲也卜卜踈
示範吹奏國歌也卜卜踈
吹得腮幫子鼓鼓的
眼淚都快掉下來
漫長的送行
是慢節奏的
雨水

我叫米克斯



04 〈我叫米克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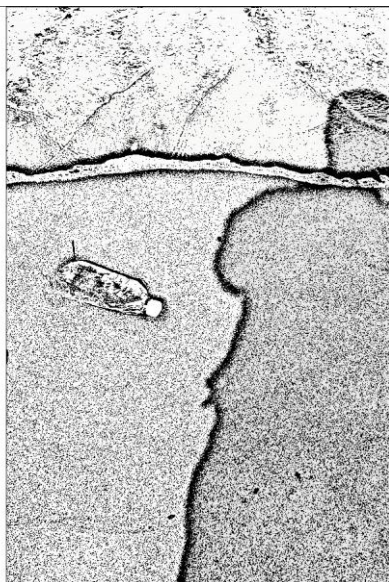
夜深時的月色真美
在紀念堂的廣場上
人們圍聚的中心
一座倒影是
意見領袖
他移動的方向
才有光
他指向邊緣的我
招手要我過去
我吠了兩聲

唉，半暝的月色真嬌
在另一個世代裡
窗外是戒嚴的愛情
貓可以奪去一切象徵

而我不是
太過於直接
跳過拒馬
非我族類
可以照著
同一面鏡子
看見民主不同的臉孔
唉，半暝的月色真嬌
我非主流
（彼時，阮講阮的話
畫地盤放阮的尿
外來的族類
將阮趕走）
只能遠遠看著他們
有媒體，有光環
有廟宇殿堂
還有閃電雷雨

唉，半暝的月色嬌嚙嚙
都有悅耳聲音了
我仍喜歡自己吠兩聲
非典型的
流浪方式
不學狼
對著天上的月亮
叫聲月娘
你兒子我
的名字是米克斯

明仔下昏



05 〈明仔下昏〉

他與雙截公車約定時間

明仔下昏，夕陽進退兩難

一半在慢車道上

一半在黑色傘裡

明仔下昏，他與一群他

也許會下一點點雨

但也適合相偕去參加

原本在紀念堂廣場的音樂祭

但是下一站抵達昏暗的天邊

抵達迴轉的壽司店

透明的玻璃窗有一隻灰鴿子

化妝成警察等著他

他說：「伊佇遐等我。」
轉到面前的碟子
變成漂流物
追蹤到一個海邊的收容所

（明仔下昏
世界暗眠摸
無人知影
伊是按佗位去？）

他說了許多台語
和許多想哭的名詞
以及歷史和地理
在一隻巨大的妖怪的
披肩的黑色斗篷下
他想看見
刺穿的星光